散文中的北京为何如此迷人？

本报记者 苏墨 本报通讯员 吴旦

阅读提示

《散文中的北京》收录了27位作者关于北京的散文佳作，作者从许地山、张恨水、郁达夫、郑振铎、王统照、老舍、俞平伯、废名、沈从文到杨朔、林海音、汪曾祺、邓友梅、史铁生等，作品从《想北平》《苦念北平》《北平的四季》《上景山》《陶然亭的雪》，到《颐和园的寂寞》《老北京的夏天》《我与地坛》等。其中既有北京的日常生活、北方风物，也有京味京腔、北京美食；既有烟火气十足、喧腾繁华的北京，也有四季分明、郁郁葱葱的北京。

“散文这一文本的大众性，它自由、日常、随性，是更能和时代生活产生密切关系的文体。而且，散文强调情感的真实、事件的真实、人物的真实，而正是对真实的强调，才使北京风貌得以在散文中更为真实地保存下来。也才能引起我们的共情。”在日前举办的第七届北京十月文学月主题活动“北京老舍文学院导师讲义书库第一辑、《散文中的北京》新书首发式”上，该书主编、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说。

它有着巨大的融合能力

“北京这座城市可能是中国唯一一座与每个人都有关的城市，它的特殊性在于与100年来的中国人都切身相关。而《散文中的北京》也是一本注定会和更多读者相遇的书。”北京是一座有着860多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在互动交流中，评论家李蔚超指出了北京与我们每个人之间的联系。

读者在这本书中能够鲜明地感受到许多作家对北京的情意。在《想北平》里，老舍倾诉着自己对北平的感情：“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黏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个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

即使都生于斯、长于斯，不同时代的作家对北京也有着不同的看法。对青年作家石一枫而言，书写北京就像是拼凑一张巨大的拼图，他总能有新的发现。发现新题材的过程，既是不断探索北京这座城市流动的内部肌理的过程，也是拼凑北京这个变化的精神意象的过程，“我们的文学因为这座城市而复杂，这是北京作家的一个福分”。

80后作家侯磊对北京的传统文化、风物掌故兴趣浓厚，他提到，“北京自古以来偏于保守的文化氛围在当下仍然保留了一部分，因为它的载体——故宫、北海以及与绿树、红墙、琉璃瓦相对应的文化和审美始终存在。”

同时，北京也容纳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作家，他们来到北京，融入北京并爱上北京，作家乔叶就是其中的一员。乔叶心目中的北京“有着巨大的融合能力”，它是丰富、琳琅、斑驳的，吸收了五湖四海的文化之后又能够进行本土化改良。但归根结底，最打动乔叶的仍是北京的人情之美，它体现在随处可见的生活片段中。这些“枝枝节节的什么”，牵动着乔叶关于北京的写作。

北京的变与不变

不同作家与北京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他们书写北京的切入点也有所不同，他们笔下的北京有胡同生活、掌故旧闻，也有时代新发展、城市新地标。时序更迭，空间变换，作家们对北京的观察和思考从未停止。

评论家饶翔阅读《散文中的北京》时，对作家笔下的空间感印象深刻。他发现不同作家有不同的关注视点，“刘一达写的是胡同里的生活，宁肯写的是北京标志性的建筑。袁凌作品中的空间则在不断进行变化，具有典型的‘京漂’特征”。

北京对个人的影响仍是绵长久远的，最鲜明的表现之一便是语言。

宁肯提到，即使在书写其他城市时，他书写的方式仍带有北京话的特征，“用短句，讲究干脆利索”。

在以袁凌为代表的“他乡之人”眼中，这是一座“空间够大，尺度够大，渺小的人也可以生存下去的城市”。他认为北京是一座有缝隙的城市。它不是专门给外来者建造的，却能够容纳四面八方的人在此讨生活。

无论北京如何变化，它的包容性一直未曾改变。尽管个人对于这座城市而言是渺小的，但北京永远平等地向大家展现其或繁华、或寂寞的一面。每个人都能在北京寻到生活的细处之美，比如“北纬39度的阳光”。

北京为何如此迷人？

“古典的、传统的东西恰恰有它的自重，所以可以有非常大的承担和包容性，随便风怎么吹，它不会随便跟着走”“所有吹过的风带来新鲜的氧气，新鲜的营养，新鲜的可能，能渗透到今天的生活之中”。因为有根，北京的创新性才特别有力量。“北京有源远流长的沧桑感，有雍容大度的气魄，也有特别活跃的、有潜能的、有爆发力的生长希望。”周晓枫认为。

徐则臣赞同周晓枫的看法，他也认为“北京首先是一个‘守旧’的城市，因为它‘守旧’才可能（经得住）创新”。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底蕴造就了北京的稳定性，这个发现对徐则臣的写作有着启发意义。他的创作焦点之一是北京的中关村，北京的稳定性使得中关村有着“足够的标本意义”。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则借用了徐则臣在《耶路撒冷》里的一段话回答了“北京为何如此迷人”这一问题：“我们在北京的天桥上打着被污染了的喷嚏，然后集体怀念运河上无以计数的负氧离子，怀念空气的清新甘洌如同冰镇过的王子啤酒，但是怀念完了就完了，我们继续待在星星稀少的北京……北京宽厚、丰富、包容，可以放得下你所有的怪念头”。韩敬群认为，北京深厚的历史感和人文高度同样是北京迷人的地方，正是一代代作家们用他们辛勤的写作把这座城市迷人的地方展现了出来。

新书榜单

思想与艺术 人性的关怀

《吉檀迦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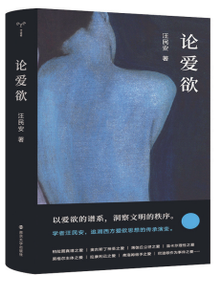
[印]泰戈尔 著 闻中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此诗集是泰戈尔思想观念和艺术风格的代表作。“吉檀迦利”是孟加拉语单词“献歌”的译音，这部宗教抒情诗集是泰戈尔“奉献给神的祭品”，表达了对理想王国的向往、对生命的关怀和思索。语言优美，哲思深刻。本书是别样出彩的一个新译本。

《论爱欲》

汪民安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梳理了两千余年来西方思想史中有关爱欲的讨论，是对当下晦暗之爱的探究，试图重新唤起“高贵”的人性。全书从真理之爱、神圣之爱、尘世之爱三个维度，意欲实现爱的救赎，希冀突破时代的局限性，追求纯粹、至高无上的爱、追求在工具理性下几无可能的爱。



《敦煌如是绘》

敦煌画院 著 中信出版社

敦煌画院30年来一直深耕敦煌艺术，在敦煌古法泥本复制技法上，复原效果极为突出，是罕见使用这种技术复制敦煌壁画的机构。本书收录的敦煌及榆林壁画，将珍藏多年的泥本摹绘壁画一次性展示给读者。6位传承人手法心传，萃取的100余幅精品画作。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

[美]索尔·贝娄 著 吴刚 译 文汇出版社

本书是索尔·贝娄代表作。我舅舅不仅是植物学天才，有一种不合时宜的怪。他沉浸在科研的世界里，无心攀附权贵。他更渴望幸福，却在情爱的追逐、算计和骗局中吃尽苦头。他不甘忍受，更不会沉沦，而是感叹：更多的人死于心碎，而不是核辐射。（晓阳）

诗意的想象

——读沈俊峰散文集《影子灯》

凌耀芳

沈俊峰的《影子灯》（中国言实出版社，2022年8月）收录了一篇散文《暗流》，写一间仅能容纳两张病床的病房被安置三张病床后，普通人如何挣扎在狭窄空间里寻求一线生机的故事。人生的困境，疾病的痛楚，生命的归宿，这些每个人都绕不开的话题，在沈俊峰的笔下是两行精辟又耐人寻味的文字：“有一种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无法丈量，无法计算，却能够感受，就像热的传导，这就是情感和人心。”

普通人卑微而鲜活的生命如一抹残阳消失在旁观者的视野，却定格在作者沈俊峰雄浑而真情的抒写里，《暗流》于凡人小事洞见人生况味。在读者而言，读到的虽是别人的故事，阅读却深深地触及生活在这一时代的每一个人的切肤之痛，令人不胜感慨。

孱弱而无助的个体被未知的风暴所裹挟，他们迷惘，痛苦。如何拨开云雾，发现光明？沈俊峰在另一篇散文《赠夕阳一个画框》里给出了答案。

当我们徒手漫步在苍翠绵延的森林里，溪谷翠微，霜露沾衣。我们高举双手，张开两个虎口，比了一个画框，随意取景，进入我们画面的，都是一幅幅唯美的图画：我们会看到蓝天白云映衬下一排苍松翠柏的塔尖，或是自峭壁蜿蜒而下一条白练似的瀑布，抑或是几只抓住藤蔓荡秋千的猿猴，追逐着倏忽间振翅腾飞的鸟雀，洒下一串串天籁妙音。人生亦如斯。直面困境，坚韧地活着，把痛苦升华到审美的高度，再赋予今后人生光点，色彩和热量，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必修课。

作者在文章的开头这么写道：“如果将一天放大百年，那么，朝夕之间，一天颇像一个人的一生。”将一天放大百年是对人生展开的诗意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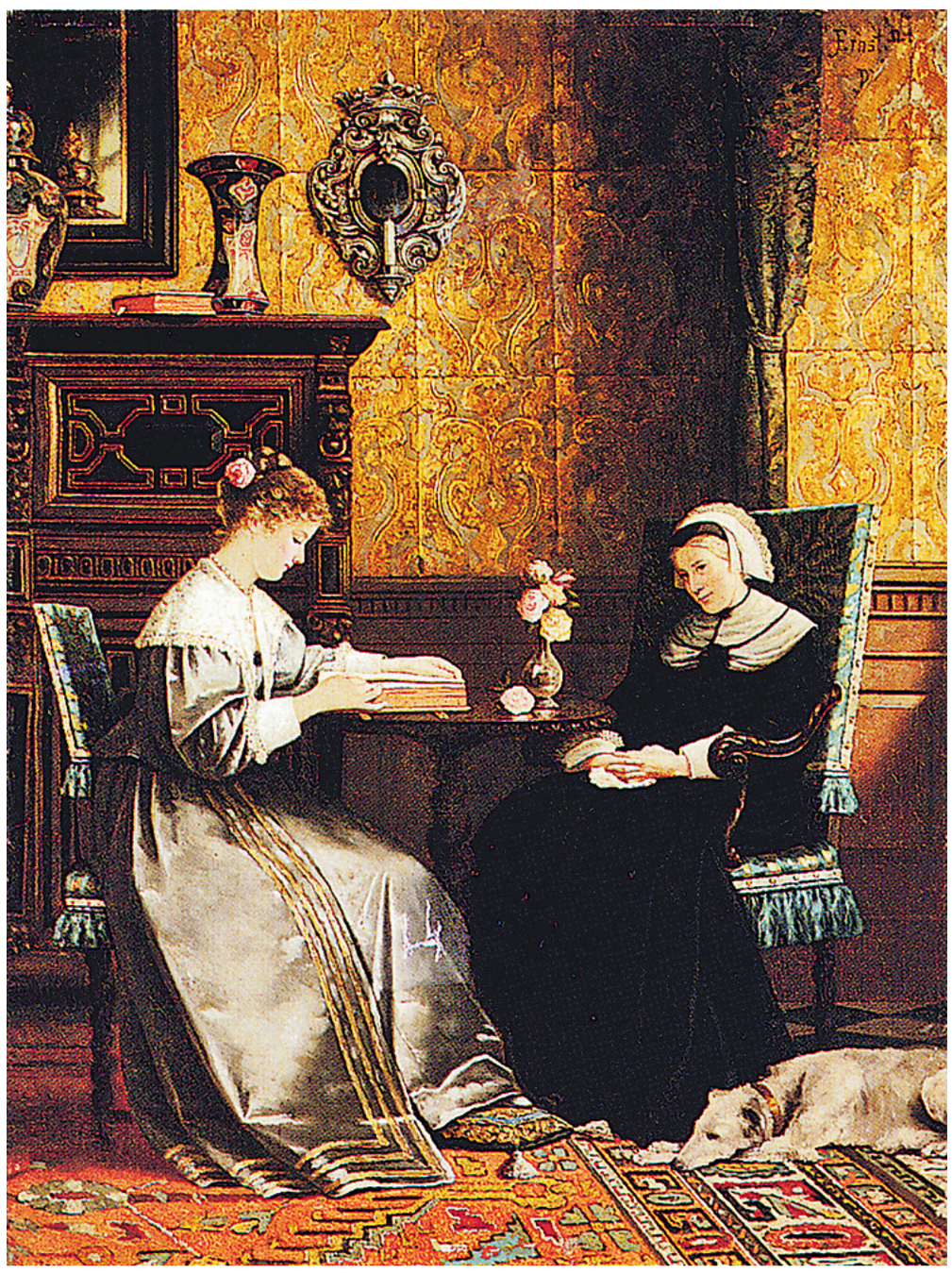
很多时候，人生如逆水行舟。优秀的文学作品必将汇入碧浪滔滔的历史长河，奔流不息。沈俊峰的另一篇散文《浮于河流》也以逝水为意象，用超现实的手法对现实进行精妙的写照。

江淮大地，人杰地灵。沈俊峰在《南有乡思北有爱》一文中，畅叙与作家俞胜的同窗之情，同袍同泽，同乡之谊。沈俊峰和俞胜，饱含着一样的对故土的深情，一样的对首都的热爱。

在《影子灯》一书中，作者高度颂扬了中华血脉赖以存续，传统文化的火炬得以传递的人伦亲情，相濡以沫的爱情，肝胆相照的友情；作者讴歌大自然的辽阔秀逸，登高壮观天地间，给予读者智性的启迪，在文字中一次次美妙而忘我地放飞心灵。

巍巍大别山，东西绵延380公里，超过上海到南京的直线距离；南北宽170多公里，比上海到无锡还要远得多。宽广的大山滋养了作者的胸怀，赋予他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和无尽的思考与想象的空间。

《水仙》 钱维城［清］ 络因 供图



《读书》

科内利鲁道夫·恩斯特（Rudolf Ernst 1854~1932）［奥地利］

奥地利画家、版画家和陶瓷画家科内利鲁道夫·恩斯特（Rudolf Ernst 1854~1932）是印象派和后印象派艺术家，以其东方主义图案而闻名。他15岁时开始在维也纳美术学院学习，后来在罗马待了一段时间，模仿古代大师们的作品，再后来，他前往西班牙、摩洛哥、埃及和伊斯坦布尔，着手研究和记录他在那里看到的一切。

恩斯特最初是一位风俗画家，但从1885年开始，他专注于以东方主义为主题的绘画，尤其是伊斯兰场景，例如清真寺的内部，他还根据照片和版画以及他在这些地区旅行的记忆，绘制了北非的后宫场景和日常生活。

供图·配文 玛咖

不一样的生命

——读汪兆骞《李叔同传》

牧夫

为李叔同立传者不下十余家，但是，多是走不出李氏“一界生命”——“物质生命”日常生活。

近日读汪兆骞新著《李叔同传》（现代出版社），在文字行间读到了一个闪着精神辉泽的李叔同。

从李文涛、李叔同到弘一法师，是本书的一条基线。以这条线为轴，汪兆骞将李叔同三个生命阶段分解出来，以“风华才子”和“云水高僧”二卷架构，筑成了大厦：道出了李叔同的优渥的生活与才艺，以及性与情、爱与恨——李文涛由“物质生命”向“精神生命”的质变和质变的心路历程。

雪子：

我的决定出家，目前已在事务上向有关人们交代清楚了。现在你已经考虑了两个多月，如果你认为我做得对，请你告诉我！……这在我，并非寡情绝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唯一不同的，我为了那更永远、更艰难的佛道历程，我不仅放下了你，雪子！我也放下了世间的一切已享有的名誉、艺术的成就、遗产的继承……雪子！永别了。

这是李叔同出家前和他妻子雪子的通信。

读着这样的信，雪子只有一个要求：将来能来杭州看望一次”三郎”。雪子没有等到“将来”，万般无奈中，在临回日本前，特意从上海坐火车到杭州定慧寺来和弘一法师告别，但却被弘一法师以“出家不久，恐业力牵绊，断失佛心，如再存夫妻之情，岂不佛心不纯”拒见。汪兆骞这样写：“雪子默默地走着，竟然如梦如幻地想起杭州西湖那个薄雾的傍晚，已身怀六甲的她，请求叔同不要抛弃一直相爱的人出家当和尚。李叔同神色平静地对她双手合十：‘我已剃度出家，请叫我弘一’……湖上的雾越来越浓，雪子绝望地站在船头，哭得凄切，‘悲笳哀角不堪听’，岸上的李叔同，一直双手合十，不动声色……”

汪兆骞先生的文字中总是能找到一个点，把人们的感情撬动。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烈日下，那个衣着灰麻布衣长衫，脚穿黑布鞋，戴着草帽瘦高羸弱的身影，渐渐远去，消失在远山中。

李叔同完成了“精神生命”向弘一法师“灵魂生命”的髓变。

除上之外，汪版《李叔同传》还有如下特点：

一是强烈的书卷气。体现在汪兆骞诗一样的语言文字中，更因了汪兆骞先生的博学，支撑起他独有的、充满理想的浪漫文字。

二是客观、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在这部书的《跋》中汪兆骞说：“要再现人物的本真面貌和精气神，最忌讳猜测……要‘求个与人不同处’，写出独特的‘这一个’。”在探究李叔同为何要出家这个谜团时，汪兆骞否定了丰子恺的“艺术升华宗教”论，邓经武的“厌世”论等观点，通过对李叔同人生经历的梳理，得出了“理想”论。这一观点，尽管还有待探究。

还有一点，汪兆骞先生上小学的天津二十六小往北不远，就是李叔同的故居，且有李叔同远亲叔侄二人为同班同学。其童年生活的家，离李叔同故居很近。这种天津童缘赋予本书一种特别的文化趣味。

咱有树上书屋

张新文

去非洲的肯尼亚，总少不了去树上的鳟鱼餐厅尝尝鲜。其卖点不在鱼、不在餐厅，而在树上。我原以为是建在同一棵树上，树大无比，枝叶繁茂，遮天蔽日，到了才知道，数棵树搭建的简陋餐厅，因型就势，不伤害树木，也不影响树的生长。所以，人的很多想象与实际是相差甚远的。人在树上餐厅，烤鳟鱼的香味不时地撩拨着我的味蕾，可思绪还是回到了故乡，想起了儿时树上读书的往事。

我家门口有棵苦楝树，据说是爷爷的爷爷栽下的，小的时候，我和父亲手牵手也合拢不了这棵树，你能想象地到这棵树有多粗。夏天浓密的树荫，地面上几乎见不到一个太阳遗落下的光斑。每到中午，邻居们会把饭桌搬到树下，摇着蒲扇，吃饭，拉呱。

父亲是个农民，还是个木匠，人们都称他是个“能人”，可能人的短板就是不识字，在方方正正的文字面前，他常恨自己是个废物，于是，就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儿子身上。

那些年家里闹水灾，怕夜晚水来了会把土墙浸泡坍塌，就动员人们搭建简易窝棚。用高粱秸秆搭建好了简易窝棚，父亲担心窝棚里面太热，凭着他的木匠手艺，在那棵苦楝树上给我建了一个简陋书房。既可以躺着睡觉，还可以坐着写字，脸盆和毛巾都有，只是饮用水需要用塑料桶拎上去。楝树开着细碎的紫花，即便闻着也没有怡人的花香，苦，是这种树所固有的气质，所以苍蝇和蚂蚁也很少光顾它。那年暑假，邻居家的大哥哥从部队回家探亲，带回了一本曲波的《林海雪原》，那时暑假作业少，在那棵苦楝树上，我读完了这部长篇小说，穿林海，过雪原，斗智斗勇的英雄——杨子荣的形象深深地铭刻在了我心里，立志长大也要做一名军人。那时读这样书有些吃力，好在有字典和词典，就像两支拐棍，解决了我阅读时所遇到的无数个障碍。

我的小学老师姓王，一条腿有残疾，可是，残疾的王老师对于我们的学习抓得很紧，隔三差五地他会来家访。一次家访，父母都去干农活了，王老师在我家找了个遍，也没发现我的踪影，正坐在树下纳闷时，头上却落下几滴水来。他一抬头，发现我正在树上洗脸，我也同时看到了他，慌忙爬下树来……王老师抚摸着我的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夏天天气热，你的父亲为了你的读书，可以说，想尽了办法，可不能辜负了他的良苦用心啊！”王老师的话，使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走不进文盲父亲的心里，但是，我知道父亲想要怎样一个儿子，他常对我说：“多识一个字，你将来的世界就会多一份精彩。”

树上“书屋”直到我进城读书，父亲带着不舍的心情，才很吃力地把它拆除。后来新农村建设，老的宅基地变成了农田，一切过往都成了记忆。

走出肯尼亚的树上鳟鱼餐厅，我想鳟鱼餐厅如果改成书吧，或是书店，兴许会更好，毕竟读书是人类最幸福的一件事情。